

萌言妙语

给陌生人一个笑脸

司马小萌

清晨在小区遛弯。好友葆宁的女儿,带着娃经过,猛然认出我,紧随一声:“阿姨好!”

声音倍儿清脆,阳光洒满地。

其实我们没见过几面。不住同一栋楼;就连她家,也只去过三四次,基本上都是这姑娘上班去了的时候。

有人说,热情与否,与性格有关。有人外向,有人内向;还有与血型、星座挂钩;“天花乱坠”,说得真事儿似的。别人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至于与父母基因有多大关联,或许要等权威的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来篇重磅文章。

不过依俺之见,即便给陌生人一个笑脸,也不过分;君不见,大多数人都“慈眉善目”的。

真笑、假笑,没关系,咧咧嘴,算招呼了,自己还运动了一下面部肌肉。

“戴着口罩怎么笑?”

乖乖,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小眼儿

眨巴一下,大眼儿眯缝一下。善意与否,看得出来的。

都说“礼貌是心灵的名片”;说不定,还是友谊的敲门砖。我对热情的孩子,向来赞誉有加;并且锲而不舍地“株连”到他身旁的长辈:连大带小,统统送上笑脸。下回再遇见,肯定跟半熟人儿似的。

随和一点没坏处。我总是被朋友们乱叫着。有人叫我“司马”,有人叫我“小萌”,有人叫“老师”,有人称“师傅”;一些比我小二十多岁的,仍然一口一个“大姐”。“大姐”这称谓,时下格外流行。咚不隆咚呛,里里外外透着亲切。

亲切一点没坏处。俺是个急性子,不少朋友领教过“山雨欲来”,甚至接受过“疾风骤雨”的“洗礼”。但大家对我相当包容。为啥?我狡诈地想:是否被俺一脸阳光的表现“征服”,以至“忽略不计”?

咚不隆咚呛,里里外外透着机智。其实,“打招呼”不仅属于情商范畴,而且与教养有着密切关系。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很懂事,回到家却是另一副面孔。放松之后的放松,一切变得不同。家长们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要求。

记得俺孙女读幼儿园时进出我家,每次都不忘说“奶奶好!”“奶奶再见!”现在这娃读小学五年级了,却经常省略起码的问候。她爸妈也没觉得是问题。虽说这等小事,不值得让俺心寒得跟去了北极似的,但,司马老师是谁呀,15年政协委员不是白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于是,进门时提醒:“叫奶奶没有?”出门时提醒:“和奶奶再见没有?”俺营养过剩,不嫌啰嗦。好在小家伙领悟得快。

疫情反反复复,小区的孩子们在园区里玩耍的时间也多了。宅了几个月,不易啊,请接受长辈的“严重慰问”。不

过,长辈们也要“严重留意”,在外面散步时,注意躲避各种车:自行车、电瓶车、滑板车、儿童三轮车,还有穿着轮滑鞋从身后飞驰而过的小勇士。

每到这时,我多么欣赏懂礼貌的孩子。从路人身边经过时,他们会减慢速度,会敲响车铃,起码喊一嗓子作提醒。悲催的是,大多数孩子都是大张旗鼓地呼啸而过。毕竟他们还小,思维没有那么全面,不会想到,万一撞倒一个老家伙,会有多大“后遗症”。更何况,如果小家伙躲闪不及自己摔了,那麻烦更大,家长们肯定不依不饶,深挖“肇事者”。所以,遛弯时,躲、闪、腾、挪,成了一门无可奈何的必修课。

其实,打个招呼不费劲,学点礼貌不费劲。往小里说,是对别人的尊敬;往大里说,是对生命的尊重。

今天俺吃得挺饱,底气足足的——大声呼吁吧!不怕吓着谁。

笔端流云

南湖读水

老茂

南湖,一个很响亮的名字,虽然在太湖、青海湖、杭州西湖、江西鄱阳湖等湖泊的家族中,算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南湖有其独特的秀色。

说到南湖,大多数人一定会联想起嘉兴,联想起改变中国命运的南湖红船而崇敬不已。而这里要说的并非嘉兴南湖,而是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区由洞庭湖派生而成的南湖,按照山体延伸的说法,很久以前南湖还是洞庭湖的余脉,后因各种因素,逐渐离开她的母体而独立成湖。虽然此南湖非嘉兴南湖,可厚重的历史毫不逊色,如诗如画,历史上留下不少文人墨客的诗篇,很是诱人。

岳阳是依水的城市,因水而秀丽,因水而富足。其中南湖更是出生的好,一落地就在市南,给岳阳的桂冠上镶嵌一颗耀眼的明珠。感谢上帝,让我晚年做了半个岳阳人,有机会与南湖相伴。虽然从小生长在水边,可那是条大河,几十年还未见过大的湖泊,故而,对湖是向往的。

当走近南湖,随一步步深入,对于我这个知水性的人还是耳目一新,颇感新奇,被感染得思绪飞扬,迷恋其中。环湖漫步,纵目骋怀,阳光洒满一湖光斑。水鸟在湖上盘旋,而后飞向高远的天空。远山含黛,峰峦时隐时现,云雾缭绕。眼前,环湖路两旁,林荫遮盖,摇曳多姿,各种花卉一派生机盎然,芳香四溢,让我有些眼花缭乱。虽是仲夏,行走在林中、花丛间,没有丝毫的燥热。顺小径而下,沿回廊木栈道至湖边亭中,哗哗的浪涛声撞击着亭基、沙滩,吐出大片大片白沫,而亭中八面来风鱼贯而至,心中顿生诗情画意,旋即吟出“一湖碧波伴洞庭,烟雨楼台醉游人”的畅想。

在享受着水风中,闭目小憩,

陡然想起《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下亭至水边,掬一捧沐面,如甘泉清冽,浸润肌肤,气爽神清,心旷神怡。此刻,身虽在市区,可心里却没了尘嚣,不辨去处,更不知来处,已有几分醉意。

登浥湖阁凭栏远眺,龙山葱茏,云烟缥缈,犹如一条白龙从南湖腾空飞跃,将岳阳城带得风生水起。山水相映,次第呈现,徐徐铺展,如仙苑画图。凝视湖面,湖心岛就像一个硕大的珍珠,圆润墨绿,恨不得拿在手中把玩。又像一颗美人痣,点缀了南湖的美。远观,游船在湖中悠悠荡荡,三眼桥、五眼桥、七眼桥、九眼桥,桥戏水,水戏桥,各具特色。至于为啥总是单数,不得而知。也许是无单不成双吧!特意留个悬念,让游人去品读其中的喻意。而湖边那些不同风格的建筑,高高矮矮,错落有致,倒映水中,亦真亦幻,如海市蜃楼。怪不得诗仙李白有:“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直采上九天”的感叹,我真的被折服了。

南湖,倚山而卧,和城而生,亲密无间,幽静雅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12平方公里水的灵动,给了岳阳这座城市以生机。“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给岳阳增添了无尽的美感。

许多人在湖边或坐或站,或远眺或近观,或谈笑风生,或窃窃私语,是那么安逸自在,表情同我一样,充满水的光泽,我知道那叫幸福。览南湖,悟幽雅,抒真情,达胸臆。打油一首,聊以记之。

漫步洞庭余脉边,
湖畔之南林壑远。
蛟龙戏水生机现,
留下静心即成仙。

诗品时空

喇叭花(外一首)

黄森林

我只有喇叭的形状
却从未有表演的欲望
不论对天空
还是大地
我都不会喧宾夺主

花事纷扰
尘世的舞台
谢幕或者登场
我不会为谁奏喜乐
也不会为谁唱挽歌

我只想蛰伏在这一方僻野
和那些芳草一起
安静地开着
只是开着

百日红

我从未掰着指头算过
一百日到底有多少
在这大好的光景中
我只是努力地盛开着
努力地活出自己的样子

生命的花期早已注定
没有谁可以逆天生长
我知道昙花一现是它的宿命
即使花红百日
也终将香消玉殒零落成泥

我只愿享受眼前的分分秒秒
向着烟火红尘
纵情欢笑
不管那些风那些雨
也不管那些贬损或者赞美

我开成一朵野秋菊

邹晓峰

在故乡的原野上
秋风奔跑的影子
一晃撞到我的眼眸
清凉的鸽哨叫醒了扬树林

在故乡的原野上
农夫们挑着金黄金黄的稻穗
肌肤汗水笑声
制作成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图

躺在花丛中的浆草
很惬意地叹了一口气
伸了伸腰肢
挠痒了我的思绪

我的身体里涨着绽放的血液
从头到脚

从枝到叶
骨节流淌啾啾作响

燃烧的欲望
冲出黑暗的禁锢
在故乡的原野上
我开成一朵野秋菊

